

道德經講義



進道德經講義表

犧易淵深。注首資於王弼。莊書浩博。疏必假於元英。矧五千文上下之經。列數十家古今之釋。匪加探索。曷闡精微。臣誠惶誠恐。稽首頓首。竊以道隱無名。德常不忒。曰希曰夷。而莫容致詰。乃真乃普。而務在兼脩。始懲欲以開衆妙之門。終顯質以示不爭之地。玄牝上下。呼吸天地之根。橐籥浮沉。昇降陰陽之祖。以孝文君漢傳河上之全篇。洎魏徵相唐。作嵩山之正義。載揚奧典。仰賴明時。恭惟皇帝陛下。味道之腴。遊心於淡。大據域中之四寶。



持天下之三善仁善信而善能。去甚去奢而去泰。聖人處以無事。百姓皆謂自然。治國若烹鮮。法戒滋彰之失。有道却走馬。世凝清淨之休。臣賦性顛蒙。稟姿寒薄。遜山林而自適。趨朝市以無階。豈謂一介之賤名。獲塵九重之睿聽。濫叨高士。已愧異恩。荐補道官。又逾微分。雖敬奉香火於晨昏之際。亦竊窺簡冊於灑掃之餘。輒研夫八十一篇。妄綴以十萬餘字。中有物。中有象。皆發揮上古之真詮。我無欲。我無為。庶裨益聖朝之盛化。苟一言之可錄。雖萬死以奚辭。臣所撰道德經講義一部十二

卷。謹隨表上進以聞。臣塵瀆天聰。無任誠惶誠恐。激切屏營之至。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五日。左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呂知常上

道德經講義卷第一

道可道章第一

宋左街鑿義主管教門公事佑聖觀虛白齋高士呂智常撰進

道可道非常道。名可名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

夫常道者。亘古亘今。歷千萬世。不變不易。經所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可謂真常矣。以其無形無聲。故不可道。不可名。

今標道者。已是強名。便屬可道。既屬可道。則失道體。降而為德。應用有迹。河上公謂可道之道。乃經術政教之道也。經者。經典。所以闡道術者。法術。所以彰道政者。政治。所以用道教者。教化。所以顯道。莫非道也。而可道者。不可以為常。則有變有遷。有言有說。代廢代興。又非真常也。道不可道。况可得而名乎。常名者。繩繩兮不可名。今可名之名。是因形而立也。既有形。名。曷逃度數。太初太易之前。道體自然。寂寂無有。未見其炁。莊子曰。太初無有。無有無名。方且時也。無名

亦未立焉。及其太始。太素。炁形質具。而未目離。故曰渾沌。此無名天地之始也。太極既判。兩儀定位。萬物生焉。名始立矣。經所謂大道無形。生育天地。大道無名。長養萬物。乾定位而物資始。坤成形而物資生。故天地為萬物之母也。以身言之。胞胎未成。形尚無有。况於名乎。無名者。無相之至真。本來之靈物。父母未生之前也。及乎虛化神。神化炁。炁化形。名遂繼之。故有名者。身也。頭圓足方。下陰上陽。象於天地。七竅四肢。六腑五臟。皮膚筋骨。髮毛爪齒。得非身之萬物乎。

萬物既生於身。故身為萬物之母。吾所以有大
患者。為吾有身。今有此身。從何踐履。得證真常。
是以太上示其妙旨。令先常無欲。以觀其妙。無
欲固易。而常無欲者。非博大至人。孰能於此哉。
西昇經曰。欲者凶器之根。無者天地之源。莫知
其根。莫知其源。聖人者。去欲入無。以輔其身。欲
既不生。即是真靜。始能觀其妙也。觀者。觀於內
也。妙者。神也。神者。妙萬物以為言也。故內觀者。
攝動心。止欲念。聚神光。結正炁。凝胎真也。太上
有內觀定觀之經。仙真有內視返聽之訣。真誥

曰。內觀者。為靈仙之根始也。若夫觀之於外。則
分別物象。萬態紛糾。開其兌。濟其事。終身不救。
經曰。罪莫大於可欲。禍莫甚於欲得。西昇經云。
皆坐於貪欲。貪欲為殃咎。常有欲。以觀其微者。
微。邊隅也。大道邊有小路。曰微。又歸也。常有欲
之人。奔逐聲利。不履坦途。趨於小徑。迷失正道。
惑於所歸。流轉生死。沉淪惡道。故曰。以觀其微
也。觀之於內。則有無微妙。虛凝為一。故曰。此兩
者同。觀之於外。則有二而雜。故曰。出而異名。同
則謂之玄。玄者。妙之極也。又天也。玄之又玄。則

天中之天。鬱羅蕭臺。玉山上京。在人。乃天谷神宮也。為腦血之瓊房。魂精之玉室。百靈之命宅。津液之山源。自己性真。長生大君居之。故曰。上游上清。出入華房。下鎮人身。泥丸絳宮。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。則胎仙自成。天門自開。萬神從茲而出入。故曰。衆妙之門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。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為善。斯不善矣。故有無之相生。難易之相成。長短之相形。高下之相傾。音聲之相和。前後之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功成不居。夫惟不居。是以不去。

夫體道全德之士。希夷微妙。與混成等其自然。天下皆知其美者。自美。而吾不知其美。善者自善。而吾不知其善。大齊物我。超乎對偶之外。豈有美與惡。善與不善之為對哉。世人不悟乎。未始有物。縱已妄情。溺於私見。或以貌象聲色為美。功名富貴為善。安心一起。雖惡而美之。雖不善而善之。殘其純朴。失其正性。殊不知所美為神奇。所惡為臭腐。神奇復化為臭腐。臭腐復化為

為神奇。經曰。正復為奇。善復為妖。民之迷。其曰
固久。今之所棄。後或用之。昔之所是。今或非之。
則美之與惡。善與不善。奚擇焉。太極未判。萬象
同體。兩儀既立。物物為對。故相生之。以有無。相
成之。以難易。相形之。以長短。相傾之。以高下。相
和之。以音聲。相隨之。以前後。動涉有為也。又豈
知夫有不自有。因無而有。無不自無。因有而無。
經曰。天下之物。生於有。有生於無。以身言之。有
者。形也。無者。神也。神生形。形生神。神之與形。更
相生。更相成。是。以至人體。真無而常有。即妙有

而常無。故曰。有無之相生。夫天下之至難。莫難
於成道。古謂先難而後獲。是以聖人猶難之。故
終無難。苟能三返晝夜。用志不分。吾見其成也。
易矣。故曰。難易之相成。且夫無長。則無以知其
短。無短。則無以知其長。若尺寸是矣。方且自以
為長。而有長於我者。臨之。斯則短矣。凡物因高
則知下。因下則知高。若山澤是矣。道本坦平。若
處高而不以為驕貴。在下而不以為卑辱。又曷
得適相傾覆哉。以身言之。真一之神。男長九分。
女長六分。或在人兩眉間。明堂洞房泥丸宮中。

上丹田也。或在絳宮。中丹田也。或在臍下黃庭宮中。下丹田也。故曰長短之相形。高下之相傾。且六律八音之為樂也。桴舉而聲應。絃動而響隨。是猶天籟吹萬不同。冷風則小和。飄風則大和。是以聖人返聽瓊房之妙韻。雲儀玉華。挾於耳門。吹八鸞鳴鐘磬。扣金戛玉。靈響琅琅。無聲之中。獨聞和焉。故曰音聲之相和。夫春先則夏從。長先則少從。首動則尾從。如日夜相代。昨日是今日之前。今日是昨日之後。形彰而影逐也。亦如內景萬炁朝於黃闕。千千百百。鬱疊相連。

故曰前後之相隨。且有無難。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。既有對偶。未免乎累。是以聖人遺物離人。獨立乎萬物之上。不與物為對。如列子所謂疑獨。莊子所謂見獨。經所謂獨立而不改。物無能偶之者。故能為無為。事無事。忘言忘象。默符自然。所謂目擊道存。豈假容聲哉。南華經曰。至為去為。至言去言。故曰處無為之。事行不言之教。天下口耳之學。饒饒之徒。何足以識之哉。至人體道在己。其用心也不勞。其應物也無方。故萬物並作。隨感而應。若鑑對形。妍媸畢現。若谷應。

聲。美惡皆赴。無所辭也。故曰。萬物作而不辭。自形自色。自生自化。各極其小大。而遂其性。孰有之哉。關尹子曰。物非我物。不得不應。我非我我。不得不養。故應物而未嘗有物。養我而未嘗有我。故曰。生而不有。澤及萬世而不為仁。覆載天地而不為大。雕刻衆形而不為巧。故曰。為而不恃。功蓋天下。而似不自己出者。認之則愈惑矣。故曰。功成不居。有居則有去。古今是也。在己無居。物莫能遷也。生而或有是。未能忘我也。為而或恃。則有所託焉者矣。功成或居。則有所繫焉者矣。惟其不自居。不自有。才自清。六時自運。翔於萬物之上。而常自若。未始或去也。煉三真之士。積炁成神。仙胎蛻脫。弗居其身。故曰。功成燕居。神居金闕。遨翫玉京。既無輪轉之期。永免流浪之苦。故曰。是以不去。

不尚賢章第三

不尚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。則無不治。

夫道德二經。包羅天地。揆叙萬類。修身齊家。治國平天下。無不具備。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。而以此一章為安民。蓋多為人君言之。言聖人以道御天下。儲神淡泊。遊心靜夷。不以崇高亂其真宅也。若夫不自矜其賢。則可以使民無爭競之心。不自貴其珍異。則可以使民無覬覦之念也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上有好者。下必有甚焉者矣。聖人端處九重之上。奄有四海。為天下君。貴之極也。龍顏鳳姿。天威日表。光宅天下。尊之至也。更以賢自任。以能自

夸。而無謙遜之德。則天下之人。感而化之。亦將以能相高。以賢相勝。以力相夸。一不勝。則忿心隨之。不幾於亂乎。更若好珍奇之貨。貴遠來之物。尚文而不尚質。則天下之人。感而化之。亦將以遠為奇。以侈為高。以華為美。一不獲。則輕生以求之。烏得而不為盜乎。貴以賤為本。高以下為基。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是不尚賢也。聖人既以謙卑自居。而不以賢為尚。則天下之人。亦以謙退為美。而無可爭者矣。雖有拱壁以先駟馬。不如坐進此道。是不貴難得之貨也。聖人既以

淡泊自居。不以難得之物為貴。則天下之人亦以朴素為尚。而無盜竊之心矣。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朴。又曰。絕仁棄義。民復孝慈。是不尚賢而民不爭也。又曰。絕巧棄利。盜賊無有。是不貴難得之貨。而使民不為盜也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者。非為屏去可欲之物。然後心得以不亂。蓋言聖人凝神觀妙。體道御圖。非心黃屋。而何慮何思。端拱巖廊。而惟淡惟泊。舉天下之大。不自以為貴。立此民之上。不自以為尊。神與炁交。不為物接。頓悟

世間凡有貽像聲色者。皆風燈泡沫。朝露春冰。畢竟空華。終不堅久。除一身之中。至真之外。左顧右盼。仰觀俯察。皆不見有可欲者。此心又安得而亂乎。故曰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者。此則恐執於一偏。復申前三句之義也。前言不貴難得之貨。不見可欲。即是虛其心。不尚賢。即是弱其志。若曰止是虛其心。則恐泥於頑空。若曰止是弱其志。則恐不能自立。故復言聖人治身也。先虛其心。更須實其腹。既弱其志。更須強其骨。虛

者實之對。弱者強之敵。靈臺明徹。虛實生白。湛若太空。不受一塵。是虛其心也。心既虛矣。不能吐納太和。咀嚼沆瀣。飲玄膺之炁。母食大梵之天糧。以實其腹。徒守性空。安能形神俱妙。與道合真。脫胎神化。白日昇天者哉。由此觀之。則虛心實腹。不可偏廢也。明矣。以謙自下。以卑自牧。衆人好高。而我居其卑。衆人好榮。而我處其辱。是弱其志也。志既弱矣。然聞道則不能銳於力行。見義則不能勇於必為。偏事委靡。無所卓立。安得如易之所謂天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也。

以鍊之士。或提縮膀胱。以透尾閭。或脇勒關。以通夾脊。或點頭徹鎖。以達玉京。皆般運真炁。斡旋沂流。上通三關。而補於腦。腦滿則骨強矣。弱志強骨。不可偏廢也。亦明矣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者。蓋言聖人不尚賢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不見可欲。惟以道化成天下。輔相天地之宜。使天下之人。處於道化之中。耕而食。鑿而飲。含哺而嬉。鼓腹而遊。熙熙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。薰陶漸漬。還淳返朴。性真湛然。亦不見其有所可欲者。豈非上之人有以使之然也。

故莊子曰。同乎無知。其德不離。同乎無欲。是謂素朴。縱有貴上之知。愛欲之念。然已被其清靜之風。淳朴之化。將見自然灰心絕慮。不敢萌其所欲為之念矣。為無為。則無不治者。無為。即道也。聖人以道倡於上。百姓以道和於下。朝於斯。夕於斯。顛沛必於是。造次必於是。非道不行。非道不言。凡所作為。則無為之道也。若為之於有所為。則心勞形役。而終於憊矣。為之於無所為者。雖服餌英華。嘻吸天氣。嗽嚙雲液。運煉玄珠。上際於天。下蟠於地。妙用縱橫。神凝而迹移。百骸俱理矣。故曰。為無為。則無不治。

道冲而用之章第四

道冲而用之。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吾不知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

夫道無形也。無名也。天地由之以定位。日月由之以運行。萬物由之以化生。人之受天地之生。而不知圓形在道。人之處天地之中。而不知用在冲。炁。天一生水。其用在中。故曰冲。冲字從水。從中。言炁中有真一之水。是名為冲。冲者炁也。

和也。經曰。冲炁以為和。金華仙人曰。地戶天門。出入氤氲。綿綿昇降。臻龍襲飛根。透關過節。充塞乾坤。採集靈景。去其故氛。冲和入體。以活谷神。其有深旨。非仙不聞。能知冲用。飛昇崑崙。正言道以冲炁為用也。嚴君平曰。冲以虛為宅。和以無為家。能虛能無。至冲有餘。能無能虛。常與和俱。惟其虛。故測之而不知其深。惟其無。故窮之而不見其有。以虛無而為之用。自然不致於盈溢也。惟其不盈。故能淵兮似萬物之宗。夫淵者。至深而不可測。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。萬物之

宗。即其道耳。宗者。祖也。太初太易未兆之前。道體已備。至於生一。生二。生三。生萬物。則道豈不為萬物之宗祖乎。人能已冲而用道。更若不至於盈溢。自然淵深。而與道相似。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。道之為用。莫不以退為進。以下為高。以卑為尊。以辱為榮。經曰。強梁者不得其死。柔弱者生之徒。要之為道。當以謙退柔順為之本也。挫其銳者。摧挫其剛銳銛利之炁。抑止其進取奔馳之心。淡泊自居。不露圭角之謂也。解其紛者。解釋其紛華擾亂之心。屏絕其泛應酬酢之

變。沉默自處。不與物交之謂也。在我既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妙覺之性。湛然無一物之累。無一絲之深。空空洞洞。與太虛俱寂。當此之時。不知太虛之為我也。我之為太虛耶。雖然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又所不可免也。光者。光華也。塵者。塵俗也。莊子曰。宇泰定者。發乎天光。儒者之說曰。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。大而化之之謂聖。又曰。有諸內。必形諸外。今也以冲為用。雲腴天氣。日精月華。流入四肢。貫穿百脉。內既克實。光輝自然發越。莫不粹然見於面。盎於背。施於四體。四體不言。而喻。其與常人亦異矣。冲和既實於內。神光又發乎外。直須溫柔平易。混世同塵。並處雜居。不自決擇。即之當如春陽之溫。愛之當如冬日之暄。然後免乎譏議。不然。人將指之為傲世絕物。惟誕迂僻。不經之人矣。故曰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此四句。德經第五十六章。亦曰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是謂玄同。言人能於踐履之間。修為之際。盡此四句之妙。是謂道同其玄也。此言淵兮似萬物之宗。而繼之以此四句。後言此四句。而繼之以是謂玄同。前後立言。

雖則不同。其為理一也。湛兮似或存。湛者。澄清
瑩徹。無一毫之累。是也。似或存者。非正存之也。
如在而非在。非有非無之象也。天真湛然。清如
止水。泰定之中。天光自燭。真一之妙。洞在目前。
仰之則彌高。鑽之則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
未嘗須臾離也。是果何無哉。方以為有。即曰非
色之色。方以為無。即曰非空之空。無相至真。無
乎不在。惟至人湛兮似存而非存。卓然獨見。信
不誣矣。黃庭經曰。問誰家子在我身。即所謂吾
不知誰之子也。即此性真。自本自根。自古以固
存。長於上古而不為老。故曰象帝之先。

天地不仁章第五

天地不仁。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。以百姓為芻
狗。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多
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

天地之生育萬物。聖人之愛養百姓。可謂仁矣。
經以為不仁。然則果不仁乎。曰。天地無恩而大
恩生。聖人不仁而大仁成。以其無私也。故謂之
不仁。天無私覆。地無私載。聖人無私化。當春而
生。和風以吹之。膏雨以潤之。草木欣然而向榮。

鳥獸繁然而化育。雖根莖芽甲之微。鱗介羽毛之賤。未有一物不被其和氣之所運。而各得其宜者。此天地之仁也。至於秋冬之交。肅霜以威之。積雪以槁之。百草萎。林木脫。鳥獸毛毼。蟄蟲告藏。天地於此。雖欲生之不可得也。非不仁而何。聖人之於百姓。愛之如赤子。撫之如嬰孩。今日下哀痛之詔。明日下寬恤之令。年饑則發倉廩之粟以賑之。民安則擇循良之吏以牧之。此聖人之仁也。至於癘老疾病。天關死亡。與夫司寇書刑。典獄上讞。必殺無赦。聖人於此。雖欲育之不可得也。非不仁而何。殊不知天地能運元炁以生萬物。而不能使之不殺。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以養百姓。而不能使之不死。當生則生。當殺則殺。惟元炁之所運。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。譬猶芻狗耳。芻者草也。束芻為狗。以供祭祀。當其用也。盛之以巾篋。被之以文繡。尸祝齋戒以將之。敬之至也。及其已事。行者踐之。爨者焚之。抑無用之棄物耳。天地於春生夏長之時。宜若仁愛之厚。及其彫落之際。天地所不能私。聖人於矜憐撫養之時。宜若仁愛之篤。及其死

亡之際。聖人所不能救。亦猶尊芻狗於未祭之前。而棄之於已祭之後。未祭之前。所當敬也。已祭之後。所當棄也。故以芻狗為萬物百姓生殺之喻。不如是。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。因其不仁。乃所以見其仁之大也。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者。道源判而分。兩儀。天以乾道輕清而在上。地以坤道重濁而居下。元炁則運行乎中而不息。在上者以陽為用。故冬至後一陽之炁自地而昇。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天。陽極而陰生。在下者以陰為用。故夏至後

一陰之炁自天而降。積一百八十日而至地。陰極而陽生。一昇一降。往來無窮。譬猶橐籥鼓風以吹火。一開則炁出。一闔則氣入。炁出則如地炁之上昇。炁入則如天炁之下降。天地中虛也。元炁得以昇降。橐籥亦中虛也。風炁得以出入。人之一身。鼻為天門。口為地戶。天地之間。人中是也。西昇經曰。鼻口通風。炁息。人命門。是以鼻口之間。真炁往來。一闔則炁入。一昇則穀炁出。上仙樞要。萬類辨此。故修氣者。鼻為橐籥。者。鑄治冠鞞之器。橐籥以皮囊。以竹為之。動則風炁

往來亦如氣之出入。出入者。是身大上垂慈。喻之何的。之。人受冲和。之。氣。之。天地之間。與天地初無二體。大地之氣。一。周。人身之。炁。一日一周。自子至巳。陽。弄。之。時。以子時為日中之冬至。在易為復。自午至亥。陰。降。之。時。故以午時為日中之夏至。在易為姤。陰極陽生。陽極陰生。晝夜往來。亦猶天地之晁昏。人能發靈籙之用。中虛湛寂。一炁周流於百骸。自然不虛。自可與天地齊其長久。若也奔驟。爭紛華之。地。乎。闕。之。場。則真炁耗散。而不可為。之。有矣。不若以虛鎮靜之也。常人之息。以喉。真人之息。以踵。是欲其不出也。吉凶悔吝。生乎動。其不如靜也明矣。故於動而愈出之下。而繼之多言。數窮。不如守中。蓋言多則炁必散。靜默則炁必全。理之常也。若曰。使譏。之。辯。夸。縱。橫。之。說。揚唇鼓吻。高談闊論。未下數語。其炁不之者。未之有也。由此觀之。果何益於身耶。又何補於道耶。易曰。吉人之辭寡。躁人之辭多。以其辭多。故不得為吉人之歸。不若守中以自養也。中者。中宮。天地玄牝之炁。會聚之處也。人能一意守之而

不散。則真精自朝。元炁自聚。胎嬰自棲。三尺自去。九蟲自滅。長生久視之道。其與多言者。孰上下耶。故曰。不如守中。文始先生問老子曰。道德經修身至妙至要。在於何章。老子曰。在於守中抱一。深根固蒂。曰。何謂守中。老子曰。中者。中宮也。原夫赤子在母腹中。臍蒂與母臍蒂相連。暗注母炁。母呼亦呼。母吸亦吸。綿綿十月。炁足神備。脫蒂而生。亦由菓之受炁。既足。脫蒂而下也。臍間深入三寸。謂之中宮。亦曰黃庭。男子謂之炁海。婦人謂之子宮。吾昔受之於太上大道君。

口訣曰。懃守中。莫放逸。外不入。內不出。還本源。萬事畢。懃守中。莫放逸者。一意以守炁海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外不入。內不出者。令往來之息。兀然注於中宮炁海之內。勿使息之出入也。還本源者。臍間乃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。五臟六腑生炁之本。以息還歸本源。以神馭之。使息住息定者。此至聖至神之道。非天下真仙之才。其孰能與於此也。一十八字口訣。乃三十六部之微旨。萬八千篇之樞機也。守中之要。盡於此矣。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斁。

谷者。夫谷也。神者。一身之元神炁也。天之谷。舍造化。容虛空地之谷。容萬物。載山川。人與天地同其稟也。亦有谷焉。其谷藏真一。宅元神。是以人之頭有九宮。上應九天。中間一宮。謂之泥丸。又名紫府。九宮之外。有一宮。亦有數名。一名寥天。又名大關。又名天關。又名黃庭。又名玉京山。崑崙頂。太淵池。又名天谷。乃元神所住之宮。其空如谷。而神居之。故謂之谷神。神存則生。神去

則死。且日之接於物。夜則形於夢者。神不能安其居也。黃糧未熟。南柯未悟。一生之榮辱富貴。百歲之悲憂悅樂。備嘗於一夢之間。使其去而不還。遊而不返。則生死路隔。幽冥之途絕矣。由是觀之。人不能自生。而神生之。人不能自死。而神死之。若神居其谷而不死。人安得而死乎。然谷神所以不死者。由玄牝也。玄者。陽也。天也。牝者。陰也。地也。玄牝雖謂之陰陽。而不得指以為陰陽。雖謂之天地。而不得指以為天地。蓋陰陽天地者。靈樞經指上下二源而喻之耳。若窮其

妙。豈上下二源之所能盡乎。蓋玄者天之色也。純陽虛無之炁。輕清而浮於天。其字從无從火。自无而生。居於玄元之宮。故為玄也。牝者地之性也。純陰穀實之氣。重濁而沉於地。其字從气從米。自有而生。居於牝元之府。故為牝。二炁昇降於呼吸之間。有法以制之。逆其所順。使陰不得而長。還其所生。使陽不得而微。以無為有。易有為無。以坤元穀實之氣。昇而出之。以天元虛无之炁。降而歸之。天炁既歸於身。則陰滓自然蕩盡。復為純陽之人矣。故曰還將上天炁。以制

九天魂。然則玄牝二炁。各有深旨。非遇至人授之口訣。不可得而知也。苟知二炁之所由。則知玄牝之妙。食其太和。襲其炁母。以養其神。神依其炁。得以歸其谷。而不至於死。豈非玄牝之功乎。故曰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天寶金鏡靈樞神景內經曰。天谷元神。守之自真。上下玄牝。子母相親。又曰。玄牝乃天地之器。奪之以神。得之以真。昇降之正道也。上下二源。其孰能運用收引。由是觀之。則玄牝為上下二源。炁母昇降之正道。明矣。玄牝之門。是為天地之根者。既以二炁

昇降為玄牝。則門者乃二炁出入之門戶耳。泥丸宮之前有明堂。明堂下通於鼻。故鼻為玄門。鼻通六腑。出入者輕清之炁。以接其天。故謂之天根。牝元宮之上。有黃庭通重樓而至口。故口為牝門。口通五臟。出入者重濁之炁。以接於地。故謂之地根。世人不窮其根。不究其源。便以鼻為玄。口為牝。若以鼻口為玄牝。則玄牝之門。又將何以名之。此由不能造其妙也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蓋綿綿者。不絕如綫之謂也。當其玄牝之炁入乎其根。閉極則失之於急。任之則失之於蕩。急則喘而不均。蕩則耗而不聚。皆非正也。欲其綿綿續續。勿令間斷。若存而非存。若無而非無。真息來臻於大定之中。如龜之藏。如蛇之蟄。如蚌之吞光。如蟾之納息。引而收之於無有之際。運而用之於溟滓之中。未嘗至於憊勞迫切也。莊子曰。古之真人。其息深深。息之以踵。靈樞內經曰。混沌靈感。昇雲煉根。綿綿不息。用之胡憊。此之謂歟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自生。故

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

道隱乎混沌之先。而天地又道之所自出也。天鬱穹窿之象。以乾為體。而位乎上。剛健中正。湛然無所不覆。經而為兩曜。緯而為列宿。萬有由之以資始焉。地拱磅礴之資。以坤為正。而位乎下。普孕咸育。塊然無所不載。積而為山岳。融而為江海。萬物由是而資生焉。蕩蕩巍巍。其用弗得而測。其絕弗得而知。故曰天長地久。夫乾者靜而專。動而直。示人以易。古今不傾。度數行焉。

所以長清。天之象也。坤者靜而翕。動而闢。示人以簡。始終永固。品類成焉。所以長寧。地之本也。今夫虹霓風雨雪霜雲霧。所以見于天。山海河岳草木金石。所以發于地。皆積餘氣而成者也。安得弗壞乎。唯天地稟於妙本。發於冲虛。復其杳冥。與道合體。斡旋四時。變調萬化。播殖群材。生之畜之。長之養之。功成弗居。不求饒益。不自矜伐。運行日月。損之又損。淵之又淵。妙之又妙。曠劫歷歷。以常存。變世綿綿。而不朽。不生而生。不化而化。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

自生。故能長生。太洞三一素靈經云。腦宮圓虛而適真。故象天。胃池體方而受物。故象地。此一身之天地。若夫至人。運元精以補腦。納元炁以實胃。亦同天地長久而無壞矣。且聖人者。法乾坤之經。賦中和之秀。得簡易之理。居衆庶之尊。處乎道德之端。超乎造化之表。三才為之用。三極為之立。三靈為之交。明復以天地之心為心。守謙以萬物之己為己。捨己以從人。體天以為用。以柔弱惻隱為表。以虛空曠達為裏。遺其禍福。黜其聰明。絕聖忘機。離形去智。後其身而能先其人。外其身而不違其物。物我為一體。性抱神。徜徉乎無為之中。逍遙乎霄壤之外。不期先而人自先之。不期存而身自存之。天下歸焉。神明祐焉。進退設施。罔不合乎天地長久之道。故曰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。外其身而身存。南華經云。先天地而不為久。長於上古而不為老。周詩云。自東自西。自南自北。無思不服。二者可證其旨矣。噫。大德鍾於天地。曰生。大寶傳於聖人。曰位。德博無名。用大無為。虛以執中。卑以自牧。先天下而憂。後天下而樂。不有其有。萬象來。

賓。不私其私。天下為公。本自不私。故能全其大私也。故曰非以其無私耶。故能成其私。莊子曰。無為無形如無私耶。方外之士。悟天長地久長生之旨。造聖人身先身存無私之學。為益豈淺淺哉。又正經末語云。以其無私。河上公嚴君平本也。不以其無私耶。王弼本也。非以其無私耶。開元御本也。校之其義一致。學者復奚疑哉。

道德經講義卷第一

道德經講義卷第二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居善地。心善淵。與善仁。言善信。政善治。事善能。動善時。夫惟不爭。故無尤。

清濁既判。兩儀運焉。四象成焉。五行著而五常備焉。咸臻其妙。各主其方。昭彰其色。遞生遞旺。互剋互伐。莫有窮盡。若夫得天一之妙。體道一之端。全上善之功者。莫過於水。水者方圓凝釋。深淺沉浮。俱協其宜。雖有時而間斷。去道未遠。

原其繼一陰之祖。蘊三能之智。淵而虛。淨而明。迺天地之至精。亦豈離於道乎。是以至人研其道法。其善虛懷忘欲。應變隨時。不逆諸緣。隨水之性。或剛或柔。或方或圓。能曲能直。能卑能下。處善忘善。無可不可。功用難名。故曰上善若水。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又言繼之者善也。其意以此。然水者其仁廣大。其德謙光。地無之則氣埃。天無之則亢旱。融為雨露。萬彙滋焉。凝為霜雪。萬實成焉。疏為泉流。聚為江海。以汲以裕。萬物資焉。被其施。蒙其潤。受其洽。混混而弗匱。汪汪而弗竭。壅之則止。決之則行。聽從於人。為衆之惡而不辭。為物之利而不較。納污辱而不競。處濁穢而不亂。弗以自好。汨其真。亦幾於道之三昧乎。聖人由一以貫道。即道以會一。故以水喻心。以心造道。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是也。且參同契言。一者道樞。知白守黑。彭真人所解。皆為一也。蓋金液玉液。為金丹之道樞。灌溉五臟。滋益三田。漱澣則順下。斡旋則汭流。黃庭經言。七液週流。衡廬間。或曰。漱澣靈液。災不干。夫炁中有真一之水。水中

有真一之炁。是故神水華池。為上善之利源也。至於避高趨下。居弗擇所。滿而不溢。流行散徙。安平中準。化及鄉黨。得非居善地乎。測之益深。窮之愈透。止則靜。鑑則明。返本歸源。洞徹幽微。得非心善淵乎。汎愛無私。能昇能降。澤及萬方。弗求其報。亦不自小。得非與善仁乎。澹然無味。行險不失。萬祈必東。不期而會。得非言善信乎。正容矚物。妍醜無差。滌蕩除滓。汙者潔之。險者夷之。人被其澤。得非政善治乎。浮舟利物。圓明無礙。隨時制宜。事罔不濟。因地因器。趨變不常。得非事善能乎。浩渺汪洋。晝夜不息。遇陽而泮。扶陰而冰。與月虧盈。消長弗失其度。得非動善時乎。惟道集虛。而水就下。至人履善處安。中善常靜。友善兼愛。語善不失。德善順物。理善趨變。機善隨宜。體道喻水。存乎長久。不與物競。獨居弗爭之地。兼善利物。而不知所以利之之利。天下之大。雖欲怨尤。其可得乎。故曰。夫惟不爭。故無尤。南華言。無為而實欲者。易。有為而無患者。難。既利物而無患。其於無尤也。難矣。此之旨義。坦然明白。上學之士。當勉之哉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。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。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。身退天之道。

日月盈則有晦焉。山川盈則有潰焉。人持盈則有禍焉。蓋盈者天地謹於斡旋之初。而聖人飾於矜持之過。然無為無形者謂之道。有為有形者謂之器。既制之以形器之名。則高極必危。滿極必溢。泰極必否。明極必闇。斯常理也。聖人體道之畦畛。審患於形器。持之以謙。約之以損。以退為進。以後為先。摘華務實。棄薄處厚。明盛衰之理。嚴修省之端。不貪其生。不厚其味。不伐其善。不違其仁。惴惴兢兢。臨淵履冰。自休其休。自已其已。守中正滿覆之戒。終始兩得其美。故曰。持而盈之。不如其已。易經言。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其義彰矣。夫銳者逐物之先。爭物之利。為物之害。奪物之情。其為患也大矣。揣其先。則患在其後。揣其左。則患在其右。揣於朝。則患在於夕。揣於人。則患在於己。四維五常。苟馳其勇。

內奚保其無虞。外奚保其無恙乎。聖人深明揣
銳不如挫銳。故屈其己。虛其心。弱其志。銳可以
挫。身可以保。道可以造。故曰。揣而銳之。不可長
保。鄒孟云。其進銳者。其退速。其可長保乎。嚴君
平云。富貴於我猶登山。而長望。名勢於我猶奔
電之忽過。斯言盡矣。夫黃金滿籬。美玉盈篋。可
謂富矣。殊不知足以潤屋。而不可以久長。知聚
而不知散。知取而不知與。是以為巨寇之資。爾
年華有限。烏兔遄飛。哀樂兼之。誰可守哉。奚異
象有齒而焚身。蚌因珠而致斃乎。故曰。金玉滿
堂。莫之能守。經所謂甚愛必大費。多藏必厚亡。
是也。且至富者。必廣求國財。以為之積。至貴者。
必多謀國爵。以為之尊。富則人求之。故好凌物。
貴則人下之。故好凌人。累於物。害於德。自矜自
伐。自驕自恃。人皆睥睨。衆必爭功。其咎孰追。弗
覺弗究者多矣。唯聖人則異乎。是雖處富貴之
地。而心遊淡泊之鄉。不以一物一毫滯於胸中。
亦未嘗驕吝而肆於馳騁。動與吉會。默與道合。
又何咎之有耶。嚴君平云。益我貨者損我神。生
我名者殺我身。患由於我。不在於人。禍生於我。

不在於夫。此其意也。夫聖人所謂大寶者。精氣是也。瓊堂金室。圭壁嵯峨。琅膏玉霜。充實鼎釜。雖隋珠荆璞。連城重寶。又曷能擬其富貴乎。苟能保其天真。煉其粹和。則飈輪可駕。仙品可躋。矣。儻輕用其己。不復自嗇。慾穢僊真。形腐神離。日損月剝。違其所守。雖欲保其富貴。奚可得耶。噫。狡兔死。獵犬烹。事之必然也。聖人覩成壞之理。識盈虛之數。功既成矣。名既遂矣。法天之道。銳然而退。不踐持盈揣銳之累。其德可勝窮哉。故曰。功成名遂。身退。天之道。易曰。知進退存亡。而不失其正者。其唯聖人乎。陸希聲言。持大器而滿盈。雖懼之不如早止。居大位而亢極。雖憂之不如早退。至於從赤松之遊。泛扁舟而去。亦明於持盈之義者哉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載營魄。抱一能無離乎。專氣致柔。能如嬰兒乎。滌除玄覽。能無疵乎。愛民治國。能無為乎。天門開闔。能為雌乎。明白四達。能無知乎。生之畜之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夫魂與神并。魄與尸合。魂强者生之徒。魄壯者

死之後。蓋魂者屬於陽。而喜於清虛。魄者屬乎陰。而好於營為。魂者陰之偶。魄者陰之配。亦陽之賊也。且魄之為物。喜人耽於聲色。尚於浮華。迷於昏寐。馳騁遊走。耗人之精。蠹人之氣。使人趨於死地。形謝之後。得以享其祭祀也。是以至人以神御形。以形制魄。法地之用。安靜厚載。鎮以不動。陰魄雖欲營營動我。念慮其可得乎。故曰。載營魄。原其載之之法。則抱一無離爾。抱一者。如鑑之含明。明豈離於鑑乎。猶恐載之不至。故須純一而不雜。靜一而不變。專一而不間。正

一而不邪。是謂不二。乃能精全而不虧。神用而不竭。形生而不敝。如日月之麗乎天。草木之麗乎地。左之右之。未嘗須臾離也。故曰。抱一能無離乎。且神不治則氣亂。神治則氣不妄作矣。至人善於調御。專於精誠。乳之以虛。息之以踵。純精柔弱。故曰。其養炁也。如靈龜。其養神也。如嬰兒。嬰兒舍德之厚。居不知所為。行不知所之。終日視而目不瞬。終日號而嗑不噎。故曰。專氣致柔。能如嬰兒乎。或問曰。孟子所養之炁。至大至剛。老子所言專氣致柔。是同是別。曰。孟子所言

立本。故曰至大至剛。老子所言返本。故曰專氣致柔。欲其炁之至柔。要在真息也。凡夫念念在動。真人念念在息。息字從自從心。自心能息。真息得之矣。若夫至人外息萬緣。內息思慮。心可虛也。身可無也。能體虛无。然後調息。令其深深綿綿。故能專氣致柔也。西昇經曰。或炁尚震盛。自知尚多事。胡不倣嬰兒未孩之時。無視聽思慮。萬緣之惱。獨異於人。兒貴食母之乳。乳則炁也。是以外不為魄所蕩。內不為氣所使。消滌思慮。絕棄情欲。是謂玄覽。夫玄覽者。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能見。除至真之外。一切屏去。表裏虛徹。心洞自然。萬境俱忘。一塵不立。靈府湛然。始能玄覽。既能玄覽。為玄覽礙。玄覽亦除。始無疵矣。故曰。滌除玄覽。能無疵乎。至人之治身。亦猶治國。愛其民。所以安其國。愛其炁。所以保其身。善愛民者。以心為君。以血為臣。以炁為民。一其性。養其炁。使充塞百關。珎之衛之。燮之調之。使其自然。又何為之有。治國治身。義均一體。故曰。愛民治國。能無為乎。夫天門者。自然之門也。萬物由之而生。由之而往。而不見其所由之迹也。在

人之身。鼻為天門。開闔者。出入之息也。呼為開。吸為闔。至人得玄牝之要。達天地之根。如橐籥之往來。一降一昇。似海潮之消長。其息深深。其用綿綿。不以雄強自居。獨以雌靜為尚。所以極乎其微妙也。故曰。天門開闔。能為雌乎。然後性天朝徹。光被四表。洞燭八荒。實而若虛。有而若無。智週萬物。而返智於愚。明並三光。而歸明於昧。使人日用而不知。故曰。明白四達。能無知乎。聖人與天地同其體。造化同其用。其道可以生萬物。其德可以畜天下。生之使咸。遂其性。畜之使咸。盡其養。故曰。生之畜之。不以或愛。或利之心。私於己。是不自有其生也。不以自矜。自伐之勢。縱於心。是不自恃其為也。不以小智。小巧之妙。拘於道。是不自宰其長也。功高而難名。德深而罔測。可不配於天耶。故曰。生之畜之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三十輻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。當其無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。當其無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。無之以為用。

寰宇之大。品類之衆。紛紜有生。日用之急務者。車乘器具。室處而已。有無利用之相須。要在賓主體用。且車者。蓋圓以象乎天。輿方以象乎地。三十輻共一轂。以象一月有三十日。衆輻之會。流轉不息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其飾不等。其名雖殊。乘而運行。則一致爾。周禮曰。轂者。以為轉利也。輻者。以為直指也。當其中虛無有。則人可以處身容物。遊於大道。縱於坦途。或遠或近。晏然如砥。苟馭之。不以其道。則摧輪折軸之患。立至矣。古之真人。鍊金丹之訣。以大易六十四卦。除乾坤為鼎器。坎離為藥物。餘六十卦。布為火候。每一日兩卦。自初一日屯蒙。至三十日既未。一卦六爻。兩卦十二爻。以應一日十二辰。一月六十卦。有三百六十爻。以應一年三百六十日。一月三百六十時。亦象一年。除息符沐浴。實計十箇月六百卦。故曰。火記六百篇。若以神功聖功。於一時內。奪一百二十年。正炁。運入金胎神室之內。滋生藥物。則十月三百日。奪得一百萬八十年。純陽正炁。以產神晶。故曰。曰鼎器而藥物。以生。曰藥物而火候。以行。以時易日。以日易月。

以月代年。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也。又扁鵲言。人一身五臟。各有六氣之會元。亦猶三十輻共一轂。運其外則質樸純素。空其內則廓達清夷。至於所歸。則體以有之為利。以無之為用。以無運有。其利博矣。故曰三十輻共一轂。當其無有車之用。夫埏埴者。範其坯而為之。黏其土而曝之。原其本則土爾。初無所謂埏。初無所謂埴。及其取以為。或埏之成形。或火之使堅。器具之屬。分焉。方圓小大。莫不同適於用。可以薦宗廟。容飲食。以其圓淨虛潔。資受物之功。故身之設亦器也。一範其成形。目視耳聽。足移手握。皆有之為利耳。原其目之所以能視。耳之所以能聽。足之所以能移。手之所以能握者。乃我之神耳。有之者形器。無之者神性。以無形之神。用有形之器。故曰當其無有器之用。古者穴處。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。而為之室。今之屋室。以為居處。戶牖者。因其室而成也。室而不戶。不見出入。室而不牖。不見空明。然人有居處之所。則寒暑可禦。風雨可庇。蓋曰無而有室。曰室而鑿其戶牖。空洞明白可得而依止矣。人亦如之。身乃室也。

六鑿乃戶牖也。即道之妙而有其身。即身之妙而有其室。即室之妙而有戶牖。塞其兌。閉其門。真常湛寂。虛其衽席。謹其開闔。心自寧矣。神自棲矣。氣自清矣。無有之用存矣。故曰鑿戶牖以爲室。當其無有室之用。夫車以虛而運轉。可以乘也。器以空而容物。可以用也。室以虛而四達。可以居也。引此三者詳言之。貴乎以物喻己。存無守有焉。故有則存乎器。無則存乎道。至人假有爲之體。煉無爲之神。非有則無以施其利。非無則無以致其用。失之於有。不能爲利。失之於無。不能爲用。以形爲存生之利。以虛爲致神之。用。有爲則利於物。無爲則利於用。託物以明權。曰虛而致實。有之與無。利用不可易矣。故曰有之以爲利。無之以爲用。

五色令人目盲章第十二

五色令人目盲。五音令人耳聾。五味令人口爽。馳騁田獵。令人心發狂。難得之貨。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。故去彼取此。

五色之章。寄於黼黻。明五行也。五音之序。寫於金石絲竹。通天地也。五味之適。敷於飲食。養人

倫也。蓋視色聽音嘗味皆為性真之累。方嬰兒之未孩也。孰為聲色。孰為滋味。及其情實一開。方知有青黃赤白黑之五色。漸認鮮華艷彩。錦綺繡麗。隨物奔競。神珠外蕩。散其英華。不能徹視無色之色。與盲何異。徹視者。匪謂外視於物。見獨而已。唯至人審其目者。乃太乙之日月。能於空寂之中。收視返矚。神光煥發。瑩徹洞鑑。冥冥之中。獨見曉焉。又豈為五色之所盲乎。五音者何。宮商角徵羽。鄭衛鏗錡。哇淫騰沸。使人耽樂悅懌。蕩其真性。損其靈心。不能默聽無聲之聲。與聾何異。返聽者。匪謂外聆於彼。獨聞和焉而已。唯至人察其耳者。乃帝君之聽門。能於大定之中。徐以炁聽。則天籟自鳴。天樂自響。或如金玉之聲。或琴瑟之聲。一聞是音。故外雖大風振海。疾雷破山。夔鼓動地。皆不聞也。又豈為五音之聾乎。五味者何。辛鹹甘苦酸。爾芻豢腥膻。水陸異品。烹鱗庖鳳。食前方丈。窮奢極侈。使人舌端耽嗜。無厭濁神穢真。不能內嘗無味之味。與爽何異也。爽者。亡也。內嘗者。非謂嗜彼外味。自嘗而已矣。唯至人知其口者。乃絳宮之朱

淵。是以食沆瀣。茹玉英。飲金液。吸瓊醴。以灌溉其靈根也。故曰。淡然無味。天人糧。子丹進饌。餽正黃。乃曰。琅膏及玉霜。豈膏粱異味。能所奪乎。夫田獵者。國之常經。故春蒐。夏苗。秋獮。冬狩。不敢失其時也。若夫極流連之樂。成荒亡之行。晝夜不息。烏得不汨於偽。而遺其真乎。然道貴虛寂。聖人喻於一身。內心不動。戢其馳騁之勞。絕其聲利之弊。不恣其性。不伐其仁。太乙澄靜。泥丸寧謐。狂蕩奚自而發乎。噫。照乘之珠。連城之璧。百煉之金。鮫室之綃。世之所珍。人之所愛。苟

求之無厭。貪之不已。過逾其分。一念之失。則一己之行。悉泯然而默。虧矣。聖人視萬物為蟬翼。覩嵩高為贅疣。不侈于驕矜。不汨於嗜慾。不惑於視聽。凝神反本。以道自沖。雖有難得之貨。又安能妨其行乎。大易言。坤為腹。以厚載而容。離為目。以外視而明。腹者有容於內。受物以養其實。道炁充滿。故內全其精神也。目者有見於外。著於諸色。亂其真宅也。故聖人治其內而不治其外。求諸己而不求諸人。故收視反聽。復命還元。去彼為目之神散。取此為腹之精全。故曰。去

彼取此。

寵辱若驚章第十三

寵辱若驚。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。寵為下。得之若驚。失之若驚。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。吾所以有大患者。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。吾有何患。故貴以身為天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。則可以託天下。

寵辱者得失之常理。幻身者性真之大患。寵則繼以辱。辱則生於寵。夫美爵厚祿。錦衣玉食。固足以為寵。然其來則喜。其去則悲。而辱亦多矣。

豈不可驚乎。故曰。寵辱若驚。身本無貴。所可貴者。性與命。爾人本無患。所可患者。得與失。爾。故人之生也。愆於寒暑。涉於是非。拘於怵迫。難於進退。苟唯患得失於外物。亦猶一身之遺患於性真。故曰。貴大患若身。且寵辱奚如也。豈非親權操柄。折節汗顏。甘言美辭。承暇俟便。覬其提撕揄揚。神交氣合。哺糟啜醢。言聽計從。謂之寵乎。既受其寵。必處其執事之列。唯恐其不寵也。安得不為之下。故曰。何謂寵辱。寵為下。然寵者辱之本。福者禍之因。其寵之臨也。高車駟馬。峻

宇雕墻。珮玉鳴珂。前呵後擁。位躋極品。澤及後昆。無施不可。無謀不遂。既得之矣。恍然若驚。其辱之至也。一旦恩弛。倖衰膚受之愆。浸潤之譖。行焉。朝吹噓。暮沙汰。深責厚罰。禍不旋踵。遽失之矣。凜然若驚。是以一寵一辱。如影之隨形。谷之答響。俱可驚也。唯聖人則不為形役。不為物累。視寵為辱。逃名棄世。全身遠害。深隱幽棲。齊其毀譽。一其死生。三公不足以易其介。萬鍾不足以遷其守。雲閑鶴孤。江空月皎。不營營其外。不擾擾其內。不為軒冕肆志。不為窮約趨俗。冲

和安逸。回視寵辱得失。豈能若驚乎。世之所貴乎。大患若身者。以謂人之生也。天地同根。萬物資其養。小人則徇利。士大夫則徇家。雖勢位差殊。為有身之患。則一耳。世謂無其身。則為無患。是失老氏之旨矣。烏知聖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。非謂忘形喪軀。入於頑空也。謂其逐物認己。不體於道故也。是以念若死灰。形若槁木。雖貴不辱。雖辱無患。外其身。以身為無身。忘其心。以心為無心。脫妄幻。證真常。遺照坐忘。然後玉符保神。金液鍊形。形神俱妙。不為有身之所病。豈

能為大患哉。故曰。何謂貴。大患若身。吾所以有
大患者。為吾有身。及吾無身。吾有何患。天下大
器也。非道莫運。天下神器也。非道莫守。儻若矜
尊恃崇。賤彼貴我。貴用其身。而役於物。天下之
大。可寄而已。蓋寄者。非久也。蘧廬郵亭之謂也。
至若造妙趨真。頤神毓粹。惜其名器。愛用其身。
不損於物。則天下之大。終可託也。蓋託者。久也。
九鼎磐石之謂也。躋乎壽域。綿且永矣。故曰。貴
以身為天下。則可以寄天下。愛以身為天下。則
可以託天下。其義以此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視之不見。名曰夷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希。搏之不得。名
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。其
下不昧。繩繩子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
狀。無物之象。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
其後。執古之道。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。是謂道紀。
夫無色之色。使離朱子羽。方晝拭眚。揚眉而望
之。弗見也。無聲之聲。使饒俞師曠。方夜擗耳。俛
首而聽之。弗聞也。無形之形。使竇育五丁。恃勇
鼓臂。竭力而搏之。不能得也。目既無施。其明耳。

既無施其聰。形既無竭其力。則曰夷。曰希。曰微。是三者。其名雖殊。於道之體則一而已。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。七竅同氣而用殊。此三者皆不可致詰。然合而言之。則混然脗合為一。雖有視聽搏摸。皆不可得而分矣。故曰。視之不見。名曰夷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希。搏之不得。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為一。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。唯道也。先天先地而弗為老。亘古亘今而弗為後。散為冲炁。布為太虛。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。忽焉處乎九地之下。與瓦甕同隱而其幽不眩。循環斡旋。混成不間。繩繩不絕。不可以名稱。不可以跡見。不生而物自生。不化而物自化。本於虛寂。功成弗居。復於沈默。德備弗顯。雖欲以物喻之。不可得也。故曰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。繩繩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蕩然巍然。淵子深兮。不可擬議。不可測度。非無其有。非有其無。於無形之中。則有無狀之狀。於無物之中。則有無象之象。謂其有狀。則狀孰云有。謂其有象。則象孰云無。故曰。妙有不有。真無不無。恍恍惚惚。縹緲氤氳。有無莫定。故曰。是謂無狀之狀。無物之象。

是謂惚恍。以至莫測其始。不知其終。週流無方。化成天下。自古不息。億劫寂爾。迎之於首。不見其序。隨之於後。不見其尾。迎之隨之。了不可得。自非靈臺湛然。不能造也。且人之生也。與太虛同體。真一妙覺之性。謂之本來。抱養於太初。未嘗須臾離也。聖人執之以有御。之以神。執古之道。為不失御。有之理。以是御世。則變通以盡利。鼓舞以盡神。可謂先天之妙。萬物之宗。歸乎淳風。復乎古始。為其綱紀。各正性命。不遷其德。故曰。執古之道。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。是謂道紀。

斯義昭矣。

1881
1882
1883
1884
1885
1886
1887
1888
1889
1890
1891
1892
1893
1894
1895
1896
1897
1898
1899
1900

